

作家感悟

回首皆是动情处

——读安康作家张朝林散文

□ 叶相成

最近安康散文作家张朝林的散文，引起了笔者极大的关注。他的散文作品与别人不一样，真挚亲切，虚怀若谷。退休后，朝林先生创作散文的过程很耐，但性质不同，所谓慢工出细活，他写得很慢，但高产，耐得住寂寞，直到把自己对文章把握得收放自如，多一分则肥，少一分则瘦之时，才振翼而为。因为其工序的认真，精细，才有了《幸福花》《红红的春联，红红的日子》《梦萦镇坪》这些登上人民日报副刊的散文佳作。

朝林创作构思，写字造文，善于挖矿，挖出他在岁月中经历的那一段抹不掉的过往，一个珍藏的片段，一则打动人心的记忆。他把这些经历的过往，片段与记忆，融入他一腔款款情愫，沉淀过滤后的思想，用富有人间温度的文字，串成一串闪烁的星光；一串晶莹剔透的珠玑，给人以启迪心灵的美感，激发人去追寻，去演绎岁月中真善美的乐章。

他的散文《红红的春联，红红的日子》《红红的春联，在腊月的风里哗啦啦地飘动，映红了即将来临的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全村喜获大丰收，乡亲们乐坏了。又到春节，家家户户买了很多红纸，能贴春联的地方都贴上了春联，大门、小门、窗户、猪圈、鸡圈，就连牛角、羊角也缠上红红的春联……”红红的春联象征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与美好祝福。作者通过大红春联这个中华民族欢度春节最典型、最醒目的标志性符号，通过文章中顺子

爷开始写春联，因为日子过得穷困潦倒，手头拮据，买不起红纸，而不得不用别人剩下的‘下脚料’来写春联，到自己买墨买很好的红纸，写很多的春联，都集中反映了中国广大农村的老百姓，在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推行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老百姓喜获丰收，过上了红红火火，欣欣向荣的幸福日子。作者眼光敏锐地抓住了土地到户后，中国农村的面貌由贫穷到富裕这一漫长而显著的变化过程，讴歌了党的富民政策，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憧憬与希望。

《梦萦镇坪》通过对往事点点滴滴的追忆，过去自己在镇坪工作生活的地方“我被分配到乡下的一所中心小学任教。山包下的小学，没有电灯，交通不便，买粮要跑几十公里外的地方，邮递员一周来一次，但我依然爱着这里的孩子们。那一年，因带的毕业班成绩优秀，我被奖励去武汉的小学参观学习。业余，我和喜欢文学的朋友合力办起了油印县刊《南江河》，喜欢写夜赶稿子，利用周末赶到县城一起编稿子。那时没有电脑打字排版，印刷纸张紧缺。我们用的是老式铅字打印机，‘哑啷啷’一字一字在蜡纸上敲打。”在这些字里行间中，都融入了作者对工作对写作的真情实感，孜孜不倦的艺术追求。在阔别几十年后的一次重返中，过去与现在，曾经和现实截然不同的对比，留下了浮想联翩的美梦，而这美梦里，南江河怀抱着的石碧河潺潺流淌的微波细浪里，溅起滴滴晶莹的水花，打湿了

作者善感的眼眶，也触动了读者内心最柔软的部分。

《幸福花》和《穿越秦岭送钥匙》都具有紧紧抓住时代的亮点，散文生活一枚枚星光的特质，来挖掘营造自己的散文的硬朗骨架与鲜活血肉。《幸福花》这篇被很多高校列为语文考题的散文创作过程中，笔者与他有过短暂的交流。得知这篇大约两千多字的短文，作者曾五六次去安康花卉市场采访主人公的事迹，对于写作的虔诚追求，朝林真的做到了“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般的推敲；“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般的痴情。从这些提取的素材，抓住的典型细节中，我看到作者为人文一丝不苟，严谨求真，是值得每一个写作者借鉴和学习的。《穿越秦岭送钥匙》通过父亲给儿子千里迢迢送钥匙这件小事，却反映出伟大祖国向前飞速巨变，一日千里的巨大而深远的命题。作者通过对“绿巨人”安康至西安的快速动车组列车，车厢内环境优雅，播放着悠扬的音乐……一杯茶还没喝完，就看见终南山了。这种传神的话语，与操着安康土话的一位老大爷，望着高耸的终南山抚摸着胡须，自言自语说，“动车好啊！一天拽着咱们安康、西安打转身……”这些细致形象的描写，到作者自己因为老大爷的话而感慨万千。继而是作者听盐夫的爷爷所讲述的艰辛经历。讲述他们那代人曾经去长安挑盐，“要备上三十双草鞋和一袋炒面，走子午道或古盐道，蹚深深河谷，登莽莽野山，爬悬崖陡壁，穿无边森林，就着溪水和炒面度

饥”道出了祖辈因交通不便带来的转辗艰辛，万般清苦。以及作者想起自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和几位朋友第一次去西安的故事。“那时的火车像一头笨牛，在咣当咣当的慢悠悠走，不用长长地吼一声，在对付几件往事的时候，作者用新旧列车的对比，彰显了新时代交通工具的飞速发展，在速度与舒适度上都和曾经落后的交通工具形成了巨大差异，我们不由得发出惊呼，天堑变通途，真是今非昔比呀！

通过对“绿巨人”动车组列车与绿皮烧煤火车天壤之别的描写，表达了作者对高科技迅猛发展的喜悦之情，对新时代所取得的惊人成就的由衷赞美。而文章结尾处儿子的一句话“老爸，西康高铁就要贯通了，时速三百五十公里，您下一盘棋的工夫就到了，到那时候，儿子想老爸和老妈了，一呼，你们可要来啦！”将作者这篇反映交通工具破旧立新，舒适快捷，势不可挡的时代大变革主题，又拔高了一个精神层次。而就在如此，作品戛然而止，用父子俩哈哈大笑，迅速收住了驰骋在纸上的文笔，这笑声留给了读者太多的悬念。

赋闲在家的朝林，文思泉涌，佳作迭出，成为安康散文创作中的重要现象。唯愿朝林把散文的笔墨在今后的岁月长河中，触及得更加宽泛一些，深入一些，步子迈得更加宽广一些，稳健一些，不要仅仅拘泥在对记忆中的一事一物的追忆，要继续摘取新时代、新生活中一枚枚璀璨的星光，为时代插上醒目的标杆。

卷，宇内霞飞雾散，百花齐放的豁达心境和包容一切的胸怀。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散文诗的现代性审美意识都是为表现现代人的精神焦虑和单调乏味的生活。在这个时代的诗人渴望在苦闷乏味的外部世界回到丰富鲜活的内心世界，在散文诗中通过对自然符号的感悟，重拾内心世界对精神碎片的回忆，以期重建一个自然的、完整的自我。

但同时，也表现出散文诗这一文体的局限性：华丽而飘忽的意象，游荡在灵魂意识流的幽冥边界，却很少带给读者真诚坦荡的兴奋，用唯美的浪漫描述自我陶醉于林间溪畔，把现实真正的自我和文学充血的真诚抹上一层细腻的蜜糖，不敢交付给读者一颗真心，而偏离真正的艺术精神。时代总要向前，如果仅仅只是把优美的文笔投向怀旧的狭小空间，那么我们将永远走不出更广阔的天地。

期待有更多的作者投入到散文诗的创作中来，带领散文诗从单纯的抒情中突围而出，蓬勃出诗意地对现实生活的热烈热情，对历史进程的深刻思考，以及对人生哲理和真谛的勇敢探索追问，告别浅薄抒情和华丽唯美的意象堆砌——譬如光与泉在自然与心神之间的折射。

期待诗人的散文诗如一泓溪流，沿故土的环境迤迤延伸，和安康这片生之斯且休戚与共的大地紧密相依，带领更多的散文诗创作者走向文学春深草长的辽阔未来。

安康书评

折射在自然与心神之间的诗意

□ 唐玉梅

认识东宝荣先生是源于一次文友聚会，差不多有十年之久了吧。然而，东宝荣却还在写，精神可嘉。而且，还集成一本厚重的散文诗文集《穿过季节那条河》。

在生活节奏如此之快的现代，在一切以实用主义和功利化市场经济的今天，在这个喧嚣的功利化的娱乐时代，仍有人初心不改，依然在寂寞中笔耕不辍，坚守着散文诗文学创作最后的阵地，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精神致敬。当我读到东宝荣的《峡谷的记忆》《春到陕南》《黄河魂》《故土情结组章》《故乡的歌》《萤火虫》……等系列散文诗时，犹如感受到自然的梦幻之光与大地清澈的清泉在自然与心神之间的折射；唯美的意境，浪漫的画面质感，天马行空的华美意象，充盈的充沛的呼吸，天马行空的意象像充分凸显了散文诗为诗歌和散文之间的独特意蕴：“适应灵魂的抒情性的动荡，梦幻的波动和意识的惊悚”。

首先，东宝荣散文诗所书写和表现的主图，均来源于作者自己熟悉的生活题材，正因为对

于所书写的文本的真挚情感，赋予他散文充沛的情感，深沉的感悟和不同意象之间跳跃和联动的奇幻，体现了散文诗介于散文和诗歌之间的独特魅力。比如在《故土情结组章》中：“……那里群山环绕，牛羊肥美，小河流淌，树木茂盛。……有没有人还会想起，门前那条哗哗流淌的小河。/有没有人还会想起，那个曾经光着屁股，下河摸鱼，上树掏鸟窝，晌午悄悄钻进黄瓜架下偷吃村民瓜果的淘气儿……”

这是一种生命对于生养过自己家乡故土的充满着真诚与情感的赤诚的真挚表达，一字一句间有着游子对故土藏不住的丰沛感情，往往笔墨已收，余意难尽，强烈的画面感和语言张力，其中所蕴含的那种远离城市、亲近故土的心愿，对旧有的生活方式的怀念和原有的风土人情的清冽而持久的怀旧意识，结合文字语句间那种一唱三叹的以诗歌的形式律动的节奏感让你有一种一唱三叹的余音犹存的律动。

这是一个希望以他自己内心的丰富世界和

精神力量来建造一个不为外部世界所扰动的原有的故事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快意悠游，他徜徉徘徊，随心所欲，是如此怀念和留恋过去的秩序和旧日的美好宁静，并对原有的不完美假以时时具有选择性遗忘，并为它们镀上回忆时朦胧的诗意。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散文诗就是原有的自我、原有的传统精神符号、原有童年生活方式隐秘而甜蜜的联系，这既是他灵感的源泉，也是他的文字深处打动你我的东西。

其次，东宝荣散文诗凸显了作者对散文诗宏大境界的开拓和探索。

从他的散文诗里你可以读到作家对劳苦大众感同身受的悲悯情怀和尊重。比如《南山脚下》《汉江的船夫》《古道纤夫》《高高的脚手架》《土地和它的主人》等同类散文诗，无不体现出人文关怀、疾苦同体、化生甘雨的人文思想和与大地上的生灵同呼吸，与天空中的白云阳光同仰望的厚度、力度、态度和温度。唯言心声，只有作家本人具有的视界和格局，才能够赋予笔下催生春风万里，朝飞暮

读诗时光

好书

□ 陈嘉瑞

湾可一直都是畅销货。

自己的作品就是自己的孩子，“父不嫌子丑”。所以在许多作家的心目中，“好书”排行的前面，尽管自己排上了甲乙丙丁、一二三四，但到最后，内心还会给自己的“拙著”，藏一个位置。有人对此很是不屑：拙著老子作品天下第一的傲气，出口处处“拙著”“拙作”，说文人把虚假演活了。

以此推断，方英文作品最全处，应该在方英文书房；孔明作品最全处，应该在孔明书房；陈嘉瑞作品最全处，自然也应该在柏杨书房……当然，柏杨 2008 年就已谢世，老先生生前一直想建中国现代文学馆。他的著作，应该捐给京城了。

说到书房，传说高建群先生尝有言：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书架，有一个空位，那就是给他的作品预留的。

孔明读书：有的书，编书一册子，写书一册子。三辈子只用一副眼镜，只因有一孔之明的功夫。到他的办公室，茶喝透了，话说完了，他会起身，从一面墙的书架，四散堆放的书架上，搜出几本好书来。

何谓好书？鲁迅的书是好书，但以鲁迅名义获奖的书，就不一定都是好书了。方英文的书常有读者购了求签名，有读者好奇：以你的书有如此多的粉丝？英文先生回答：因为没有获奖。

细究一下，《红楼梦》没有获奖，《世说新语》没有获奖，《聊斋志异》也没有获奖，但这些书是好书。

常有文学青年，习惯通过阅读文学期刊来晋身文学。那是没有找到真正的好书。

当下的书不够多了，什么书都能出。值不值得也搞一个年度“十大劣书”呢？

董桥残火。董桥评价当今的图书，说畅销的也好，诗费的也罢，大多数都算不上文学类的“妻子”，诗词小说之类的“情人”，言谈评论之类的“青楼姑娘”，还有一些既不看又不中用。

我把书房清理了。

文学的星火

□ 柯皓

契诃夫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家庭。这种家庭似乎就是当时社会中农村家庭的代表：父亲靠经营小生意养家，而他的家庭直到其祖父一代才摆脱俄国农奴制的束缚。契诃夫从小就站在父亲的店中，帮他经营生意，因而他常说：“童年对我而言是无聊且悲凉的！”

像契诃夫这样的作家在世界文坛中有很多，童年时的艰辛痛苦让这些作家们难以忘却。因此，他们有很多素材，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历经苦难后在感情上的波折，让他们的意志更有韧性，更具张力，这种力量以无声的形式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流露出来，似星火，在无声地反抗。

童年的经历、回忆与收获，会伴随着一个人走过少年、青年、中年，甚至于老年。如鲁迅先生《别样的童年》让他成功地刻画了孔乙己、闰土等鲜活的形象并用于反抗；普希金以他独特的身份（父亲为贵族，母亲为农妇），加以童年独特的经历，抒吟于诗歌的长河中，用以反抗与叛逆；麦尔维尔年幼丧父，为生计外出工作，这样的经历也让他文学的创作中用以反抗。这些作家们的反抗，往往是隐晦的，不如写风景或是爱情那样直接。一切反抗之书，往往会让人上瘾，就似读散文或是诗歌，在反抗之书，一切的人物、情节、环境等等都像黑夜中的星火，若加以概括，则是“不屈”与“反抗”两个词。

写反抗叛逆之书的人，感情往往十分沉重。因为情感轻薄浮躁之人，所作之文往往给人以飘渺感、天马行空的廉价感。生活对这些人而言是平静的，没有过大的波折，没有重量。这样，使得这些人从来不具有反抗、不屈的精神！有重量的生活似火花，反抗不屈的精神是种子，同时拥有二者，方才开出反抗之作的人之花。而往往总是得过且过，生活轻松的人，也只能写出偏向娱乐孤芳自赏的作品了，他没有这样的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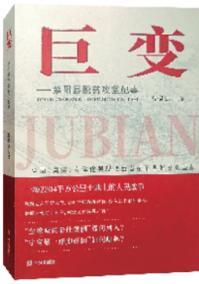
好的作家无论走的多远，都不会忘了来时的路。早年生活的不太平让他内心那颗种子不断发芽、生长，最终长出反抗、不屈的结晶并表现在文字间，亦要这样理解：写出反抗文字是他们对于内心深处创伤的修复，亦要这样理解：写出反抗文字是他们对于内心深处创伤的修复，亦要这样理解：写出反抗文字是他们对于内心深处创伤的修复。

奥斯特洛夫斯基可以说是世界无产阶级作家代表之一。年少时他并未接受过高等教育，11 岁的他就参加了工作，不幸的儿时经历也培养了他不屈与反抗的精神。生活困苦、多次负伤、重病在身……这一切不幸虽早早结束了他 32 年的生命历程，却将不屈的精神融入在他的命运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那个形象鲜明的柯察金，无疑是他自己真实的写照。

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中，父亲购有土地，而他的父亲性格残暴，因打死农民，被农民殴打致死。少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进入工程学校，其一生都想摆脱父亲带来的阴影。就是如此的恐惧，会伴随着他的成长进行痛苦的发酵，终成《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这本书以父子关系写出了灵魂的挣扎，令人胆寒。就是如此的深入与真实情感，正是我们创作所需要的。九死一生出的原著，原罪悲惨人生的文章中的。

要拥有反抗与不屈的星火，就要用心体会生活的颠簸。有人说，太苦的生活会使人麻木，失去反抗，其实不然。这二者的关系似爱与恨，当二者同舟共济便是情感的制高点。只恨会变得阴郁，只会爱会变得空虚，只有二者结合，才是最为宏伟壮丽的。不屈与反抗的星火也会立即点燃干枯的野草，成燎原之势。

(作者系安康中学高二(12)班学生)



《巨变》

《安康日报》尚在连载的曾德强的长篇报告文学《巨变——紫阳县脱贫攻坚纪实》，被网友转载后即被西安出版社看中，选作出版项目于 2021 年 12 月出版。

这部作品分 12 章，共 22.1 万字，印刷大气精美，是一部真实感人的作品。紫阳县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和深度贫困县，也是全省自然条件最差、贫困程度最深、脱贫任务最重的县。紫阳县脱贫攻坚战，因其诸多史无前例及其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巨变，因其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和文明跃升，而成为紫阳县近 500 余年历史中最特别、最辉煌、最难忘的时期。这场彪炳史册的人民战争，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力度之强前所未有，投入之多前所未有，进展之快前所未有，成效之好前所未有。作者倾情为这个历史时期的生动实践和辉煌业绩纪实立传，较好地处理了“十三五”与此前几年、几十年扶贫工作的关系，在有限的篇幅内将复杂、烦琐的大事写得简单明了，把特点、亮点、创新点凸显了出来，既记录和反映脱贫攻坚全过程、整体面貌，又有典型事件、典型人物和吸引人的故事，把各地都在做的政治性工作写得生动活泼、柔软轻松、具有思想深度。作品呈现的紫阳县脱贫攻坚工作，特别是对“麻雀”的解剖及非虚构，对世界减贫事业也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其报告文学《中国之痛》《脚上有路》曾产生很大反响。(梁真鹏)



《汉江上游沿江地区方言语音研究》

《汉江上游沿江地区方言语音研究》的作者柯西钢教授，是土生土长的白河人。长期以来，白河话都是其区别于安康其他县区方言的存在，而且呈现出明显的“十里不同音”的特征。耳濡目染于河西的方言环境，而柯西钢教授却从中找到了自己毕生研究的方向，而且已有大成。从数次和柯西钢的交流和其数本方言学著作中了解到，汉江上游沿江地区，无论是地理状况、移民历史，还是方言整体面貌、内部差异，本区的复杂程度都远远超过了中下游地区。鄂、赣、皖、湘等地区的移民迁徙到汉江中下游地区至今，只有短短两三百年的时间，目前他们的方言仍然在互相感染，互相吸收，互相交融，同时受到普通话的影响。可以说本地区方言正在混杂的过程中，是研究方言接触和交融的一个活标本，是观察河流在方言扩散、演变中的作用及语言接触十分理想的切入点。由一位土生土长、热爱地方区域的语言学专业人士来研究本地乃至周边区域的方言，真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作者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结项成果。业内专家认为，该成果打破了行政区划界线，以汉江为纽带把陕南和鄂西北联系起来，从地理语言学视角出发考察汉江在本区方言格局形成及方言演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研究中充分利用方言地图展示接触、交融复杂地区的方言面貌，分析方言分布与地理因素的关系。无论从研究对象还是从研究方法来看，该成果都具有较重要的学术价值。(陈俊)



《月亮的影子》

安康青年作家、现实主义诗人王慧(网名：月亮的影子)第一本诗集《月亮的影子》在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诗集的书名由中国作协会员、著名报告文学家、书家曾德强先生题签的。热爱生活，亲近文字的王慧，多件作品散见于《安康日报》《华商报》《侨报》《延河》等报刊杂志。

她的诗集《月亮的影子》分为“驻足记忆”“万物皆芬芳”“那片热土”“生命底色”四部分，收集了近年来创作的诗歌 150 首，她的诗歌，精短欢快，朗朗上口；清澈如水，亮丽似月。都是对家乡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的写真，都是从明亮的月光里流淌出来的浓浓的乡恋，这些唱给家乡的短歌，值得阅读。她的诗，最短的是五句，对于快节奏的今天来说，是最受欢迎的。每一句诗，就是一朵盛开的鲜花，一段明媚的阳光，一轮朗朗的月亮，一条快乐的小溪，一捧温暖的乡土。

惆怅的小人，走在月光之下，明亮的月光，照耀着凉凉的小溪，小溪跳跃着晶莹的浪花，流向遥远的地方。心情就会豁然开朗。

青年诗人王慧的诗集《月亮的影子》就是一条沐浴着月光的江，唱着家乡的赞歌，流淌着浓浓的乡恋。江有江的气魄，家有乡的情怀，这本诗集中的诗歌，都是精致的短歌。(石昌林)